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王树声故事

The story of Wang Shusheng

范江怀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王树声故事

范江怀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树声故事 / 范江怀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2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ISBN 978 - 7 - 5065 - 6931 - 6

I. ①王… II. ①范… III. ①王树声(1905 ~ 1974)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0296 号

书 名: 王树声故事

著 者: 范江怀

责任编辑: 钱庆国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8.125

印 数: 3501 - 85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931 - 6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绰号就叫“团长胚子”	1
2. 家庭付出了惨烈代价	4
3. 农民中的知识分子	7
4. 革命从自家开始	10
5. 全城皆兵,土炮退敌	16
6. 孤胆突围,武汉搬兵	21
7. 黄麻起义,戎装加身	27
8. 英雄虎胆,胸膛堵炮眼	31
9. 初识徐向前	38
10. 土包子开洋荤出洋相	46
11. 坑道爆破法,棺木破城	57
12. 双桥镇恶战,活捉敌师长	66
13. 商潢战役,九死一生	73

14. 血战七里坪,战局逆转	81
15. 黄柴畈突围,红军悄然西征	89
16. 突破漫川关,红军死里逃生	94
17. 反三路围攻,红军扩编壮大	99
18. 反六路围攻,红军连战连捷	106
19. 智破天险,勇夺剑门关	120
20. 再做“铁尾”,掩护中央红军北上	129
21. 百丈决战,红军碰壁回头	131
22. 三过草地,“病魔”缠身	136
23. 西渡黄河,古浪损兵	141
24. 倪家营子突围,败中求胜	146
25. 血战梨园口,兵败祁连山	152
26. 大难不死,孤身东返延安	158
27. 初次见面,印象不佳	169
28. 约会延河边,真心换真情	177
29. 中秋之夜,花好月圆	183
30. 南下抗日,毛主席封将	187
31. 黄河出冰桥,天助八路军	194
32. 三打铁公寨,旧戏重演	198
33. 网外撒网,登封告捷	202
34. 被困浚陂河,为生存而战	207
35. 突破平汉线,强渡襄河	215

36. 鏖战鄂西北,创建根据地	225
37. 以枪代刀情意在,痴心难改	228
38. 重返大别山,“五叔回来了!”	234
39. 不剿灭土匪,决不下战场	237
40. 彭老总点将,司令员改行	241
41. 一手拿枪,一手握笔	246
42. 老帅为他送行	249

1. 绰号就叫“团长胚子”

1905年5月26日,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名叫项家冲的小山湾,传出了一个初到人间的男婴响亮的啼哭声。

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就是王树声。

王树声降生时,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了。他的到来,无非是为王家多增加了一个传宗接代的,多了一个放牛娃或者是个好劳力。所以,他的啼哭,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太多的惊喜。

照例,父辈给王树声准备了一个“王宏信”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按照王姓家谱规定的辈分取的。到了王树声这一代,男孩属“宏”,女孩则属“玉”。由此,王树声兄弟姊妹五个名字就分别叫宏忠、宏恕、宏信、宏义和桂玉。

王宏信这个名字“使用”率不高。王树声小的时候,家人和邻里乡亲都愿叫他的昵称:国伢。他还有一个乳名叫国荫。

王树声另有堂兄弟姊妹五个,系三男两女。王树声在“宏”字辈的同胞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大家又常常叫他“老五”,他的祖母有时也叫他“五毛”,晚辈则叫他“五哥”、“五叔”。

随着王树声长大成人,老五这个名字的使用率就越来越高,逐步代替了“国伢”。在闹革命、斗土豪、分财产、打游击、搞起义

的斗争中，战友和同志们就亲切地以“老五”相称。

不过，老五的称呼虽然显得亲切，但多少显得有点游击习气。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随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随着王树声的职位不断地晋升，“老五”的称呼就逐步被人们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王姓后面加职务，或者就是“树声同志”。

读小学后，王宏信就易名为“王树声”。后来“王树声”这个名字就伴随着他走过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直至走完人生的道路。

黄麻一带的老百姓爱给人起“绰号”，这种在中国很流行的“文化”现象，在大别山的南麓当然也不例外。一个乡乡村村瞩目的人物，如果没有一个绰号，那简直是大家的严重“失职”。

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不错的王树声就显出争强好胜、打抱不平的性格，而且时常会闹出一些“轰动效应”来。比如，他率领同学们大斗传教士、罢课、抵制日货等等。不知不觉中，王树声便拥有了两个比较“响亮”的绰号。

他的第一个绰号叫“绷麻子”。

1923年，刚刚走进麻城县高等小学堂的王树声，已经是一个18岁的男子汉了。处在这个年龄段的王树声血气方刚，虎背熊腰，身强力壮，精力旺盛。

上学的王树声，经常穿着一件对襟青土布小褂，留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分头，仪表堂堂，英姿勃发，十分青春。唯一显得美中不足的是，王树声脸上长了不少酒刺。稍一激动，通红的酒刺疙瘩就特别的“醒目”，于是，小学堂的同学就用本地土话送给他一个“绷麻子”的绰号。

生性好动的王树声只要一较劲，酒刺一红，便是大伙儿叫他

绰号最欢的时候。特别是在进行踢球比赛时，“绷麻子，加油！”的喊叫声，就会随着足球满场飞。

对这非褒非贬的绰号，王树声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任同学们去自由发挥了。

据说，后来在游击队里打国民党的时候，大伙儿只要一看到王树声脸上的酒刺疙瘩发红，就知道准有好戏看。那是王树声横下一条心，要冲锋陷阵，一不做二不休的一个“信号”。由此，战友们有时也半开玩笑地称他为“麻子兄弟”。

王树声的第二个绰号是“团长胚子”。

当年盘踞湖北的军阀吴佩孚，曾遣一团人马镇守麻城。团队开进城那天，县知事率领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扎彩摆酒，鼓乐相迎，不敢有丝毫怠慢。王树声也和同学们被拉来充当夹道欢迎的人群。

最叫人们“刮目相看”的，是那趾高气扬的团长。只见他被县知事等一群县老爷和马弁簇拥着，大摇大摆，好不威风。如此风光，着实给麻城的乡亲开了“眼界”。

半是稀奇半是艳羡。回到学校，不安分的王树声，就在同学们的面前，模仿起那位威风十足的团长走进县大堂的情态来。

王树声惟妙惟肖又略带夸张的动作，逗得大家是忍俊不禁。于是，同学们又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团长胚子。

谁也没有想到，数年之后，王树声真的成了一团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除以上所及之外，王树声还有一个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美誉——虎将，和“李炎生”、“刘义发”、“刘兴茂”等若干个假名。

这些都是后话。

2. 家庭付出了惨烈代价

王树声降生落地的村子叫项家冲。这个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的小山湾，背靠大别山山脉，面对华中重镇武汉，与滚滚向东的长江相距也不过百十公里。

麻城处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自然条件极适宜自给自足的经济。这里的老百姓很早以前就无不自豪地说，这里除了盐要靠从外边运进来外，什么都不缺。

这块风水宝地说开放不开放，说闭塞也不怎么闭塞。辛亥革命、二七工人运动、北伐等数次大革命的风暴，都从武汉这个“震中”波及和影响过黄麻地区，使这个半封闭的地方成为极易滋生“革命”的沃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麻城、黄安等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就此起彼伏。

毛泽东曾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大原因。其一是有“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的地方，其二是受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仔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麻城和黄安（今红安）一带，简直就是一个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典型样板。后来的革命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鄂豫皖交界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革命根

根据地之一。

据统计,我军在“文革”以前所授少将以上军衔的共有 1614 人(包括元帅 10 人,大将 10 人,上将 57 人,中将 177 人,少将 1360 人),而湖北就占了 14.5%,仅次于江西而居全国第二。如果以县为单位来计算的话,红安县拥有的将军最多,位居全国第一。难怪人们又把红安县称作是“将军县”,而出了王树声、王宏坤等大将、上将的麻城县乘马岗则有“将军乡”之称。

假如我们跳出来,再站得高一点看的话,也不难发现,20 世纪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或者说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物,大多数都诞生在长江两岸,换言之就是长江流域。

现有社会学家在分析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时说,这是由“保守的北方”和“革命的南方”两种有较大差异的文化、政治、经济、观念等因素在长江流域冲突抗衡、交会交融和积淀的结果。

所以,在距长江只有 100 多公里的麻城县项家冲诞生一名共和国的大将——王树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国人牢记的是,成为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拥有 200 多名共和国将军的黄麻地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烈的。

这一点从王树声的身上不难得到印证。

王树声的祖父王德成共有三兄弟。这三兄弟之后的三代人共 100 多人参加了革命,最后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 41 人。

要说最惨的,就数王树声一家。

第一次大革命前,王树声一家和伯父一家加起来共有 20 多口人。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北上时,同胞的 10 个兄弟姐妹中,仅王树声一人幸存。

将军在一份遗言中，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家人牺牲的情况——

大堂兄王宏文，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麻城县委领导人之一，1927 年被捕后被敌杀害，他是麻城县第一个被敌人杀害的共产党员；

二堂兄王宏学，1926 年入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和木兰山地区游击战，是创立鄂豫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于 1931 年在肃反时被张国焘杀害；

堂弟王宏儒，1926 年入党，曾任红军第一师特务队长，后在战斗中负伤牺牲；

大堂姐王娇玉、二堂姐王春玉和她的丈夫马友雷，均是共产党员，在 1927 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

大哥王宏忠，1926 年参加革命，1930 年任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长，1930 年被敌人杀害；

二哥王宏恕，1926 年入党，1927 年参加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黄麻、秋收起义及鄂豫皖和木兰山游击战，曾任红军第一军第三团六连指导员，在苏区的保卫战中牺牲；

弟弟王宏义，曾被地主还乡团打伤致残，后来参加了麻城县共青团的工作，肃反时被害；

妹妹王桂玉，在红军被服厂工作时，与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在肃反时一同被关押，后一同被杀害。

前后只有四年的时间，兄弟姐妹、三位嫂子以及发妻就匆匆与王树声永别了，以致他想不起见亲人最后一面时是什么样子。

20多年后,王树声奉命率部队重返大别山,解放了家乡。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回到“家”时,家已经是面目全非。呈现在他面前的家,是在被国民党多次烧毁的废墟上重建的新屋。

山风清月依旧,可熟悉的东西已经不再熟悉,亲人们音容笑貌已经化成了永恒。

面对层峦叠嶂孩提时代嬉戏的青山,面对撒下亲人欢歌笑语的田垄,面对一条条房前山后曾养育了自己的小溪和小河……王树声一遍遍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

没有人作答。回答他的,是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潺潺的流水声。

王树声只在一个荒郊野岭的洼地里,见到了大堂兄王幼安的一堆遗骨。

这一年是1950年。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但包括王树声在内,大概谁也没有想到革命的代价会是如此惨烈。

3. 农民中的知识分子

从广义上来说,王树声属于农民。

按那个年代的阶级成分划分原则,王树声的出身是小地主家庭。

1953年,王树声大将在一份约5000字的自传中写道:

我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但并未直接参与剥削,实际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范畴。

光阴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后,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则把自己的父亲定位为: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

王树声属于什么成分,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毕竟那是身外之物。不过,倒是他的家庭,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促成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祖父王德成,科举场未能考出一个名堂来,就只好卷铺盖回家,靠教私塾和行医度日。倾心倾力,寒窗茹苦,竟然未获半点功名,落第的心情可想而知。随着年岁已高,心高力竭郁郁不得志的祖父,就把毕生的追求,寄托在自己的儿孙身上。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这么“满拧”,有心栽花花就是不开,无心插柳柳反而成荫。

父亲和伯父并未按照祖父的意愿,在科举场上子承父业,舞文弄墨,成为一个举人。他们兄弟俩倒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对水田和山林情有独钟,用辛勤劳作,干出了一番“事业”,积攒了一个殷实的家。

拥有 40 余亩水田,房子三座,山林数块,外加粉房家业,这在项家冲算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大户人家了。

在王树声六岁时,也就是公元 1911 年,王家这个大户便一分为二——王树声的父亲和伯父各分得半壁家产,各自另立门户。

这一分家,谁也没想到王树声的生活和命运就此开始“拐了一个弯”。

就在分家这一年,父亲王泽香因病去世。在王树声九岁时,母亲王徐氏也因病追随父亲而去。好在祖母健在,撑起了几乎要坍塌的家。

深得祖母的厚爱,王树声才没有过早地辍学回家务农。

不过,他的读书历史没能延续多久,在读完麻城高等小学之后,王树声就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寒窗十年的苦读。

其中一个原因,皆因生活所迫,富裕的家庭开始走向没落。其时,大哥和二哥已结婚成家,祖母又把家一分为三。王树声分得一份家产,和祖母独立门户,组成了一个“家”。

回到家乡后,王树声并未务农,而是鬼使神差地像祖父一样,在私塾教起书来。

王树声的心思显然不在教书上。这倒不是像祖父一样因屡考不中未获功名而忧郁。他是有能力而没有机会,尤其是不少同学都在省城武汉一展鸿鹄之志,而自己却在乡下三尺讲台上当一个孩子王的反差,使他越发不“安分”。

麻城县外“精彩的世界”太令王树声向往和憧憬了。

王树声只在私塾教了半年书,就辞职不干了。在家没待多久,刚好乘马岗区初等小学校长的位置空缺,他就应聘补缺,成了一名小学校长。

也就是从这时起,王树声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读到了一些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书籍,接受革命的启蒙。

这一年是1926年,王树声21岁。

对王树声参加革命影响最大的第一个人,当数堂兄王宏文。

王宏文又名王幼安,是王树声这一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曾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第五学堂任教。

在武汉就读和任教时,受董必武等进步老师的教育和熏陶,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王幼安成为麻城县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之一。

1923年,受到导师的鼓励和支持,王幼安回到麻城,秘密组织马克思研究小组,积极传播革命进步思想。

也就是在比自己大九岁的大堂兄那里,王树声读到了《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读到了一些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从武汉回来的同窗好友桂步蟾、徐其虚等人,也给他带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北伐革命等信息。

……

就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并当过小学校长的很不“安分”的青年农民,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朴素的革命者。

这个朴素的革命者,最后便成了养育他的小地主家庭的掘墓人,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4. 革命从自家开始

王树声闹革命,首先是从自家和自己的亲人身上“开刀”的。

1926年秋,随着北伐军攻占武汉,麻城地区就像一堆干柴,立即就被革命的烈火点燃了。

当时,已是乘马岗区农民协会领导人之一的王树声,率领一群“黑脚杆子”和“黄泥巴腿”,最早在乡下向土豪劣绅们宣战。一夜之间,乘马岗区的乡乡村村,到处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劳农神圣！

一切权力归劳动人民！

闹革命当然不是贴几张标语就完事，核心的问题是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叫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王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户人家，是革命的对象。王树声毫不犹豫地从自家开始，减租减息，烧掉房地产契。他首先做大哥二哥的工作，动员他们减租减息。

王树声不止一次地对农友说：“我们家有田有钱，尤其是像我舅公家的田产，都是剥削来的，我们闹革命，就是把穷苦农友组织起来，打倒土豪，消灭剥削，才能翻身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

砸碎封建社会的堡垒，有时从内至外比从外至内更为艰难。其时的王树声兄弟几个，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只剩下一个“地主”的空架子。

经过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大哥二哥，很快就响应了王树声的号召，减租减息。然而，离他远一点的能算得上是土豪劣绅的亲戚，就不是那么好惹的了。他们也不惜“大义灭亲”，与你拼命。

王树声的舅公丁枕鱼就是其中的一个。

丁枕鱼是王树声父亲的舅舅、祖母的亲弟弟，家有良田 700 亩，放债无数，鱼肉百姓，霸占民女，无恶不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恶霸地主。大家给他取了一个“麻城北乡一只虎”的外号。